

閑  
中  
今  
古

閒中今古序

陽武為開封屬邑地非衝要驛使所弗通商賈所罕至藩臬  
兩司大臣巡歷歲不過數次境無山川名勝可以登臨眺鑒  
以舒暢心目士惟務舉子業不樂吟咏嘯談予性不善飲酒  
賓客之又寡合且職在分教有掌學者以摠其要故日與童  
冠之生甘有餘人點檢課業之外率多閒暇而無所事焉因  
錄古余之事迹且凡平昔之覩聞有可以勸懲有可以憂喜  
者萃為一編名之曰閒中今古聊以箴諸篋笥行將歸休以  
質夫鄉之父兄朋友庶使竊祿於外畧無少補於時者非敢  
苟安偷惰優游以卒歲月而已也恐出位而思強求非分亦  
非君子之所與故特假此以塞責耳知我者尚有以諒其情

馬

成化三年歲在丁亥臘月既望味芝叟陳頎永之書

開中今古序

吾師陳味芝先生世以暨儒著名幼失所恃鞠于外氏王侍  
講汝嘉家遠長即其母舅福州教授王應良家學習春秋經  
故先生之學得於外氏者居多然其造詣嚴密殆非他人所  
及景泰改元以邑庠生遂領

京闈鄉薦明年會試禮部中乙榜授湖州府學訓導未幾改  
荊州府學仕終于開封府陽武縣學嘗與江西文衡所歷郡  
牧憲司皆以先生學優行充文章剡薦竟為忌者所沮在陽  
武三年秩滿遂乞致仕家居先生為人博學攻古文而清介  
絕俗人莫敢犯雖位止一校官而譽望特重其文典贍有法  
奸議論而必據於理雅與先生公樂會府君交善故詔得游

門下先生遂於著述間以所著閑中今古一編授詔曰此吾平日紀事之書而吾志之所欲行者具載是矣願予他日刻梓以行庶畢吾志幸也詔惟校冊以返既筮仕於外不覺荏苒歲月而是書之藏於行囊輿之遷轉宦途者久矣竊惟先生之命不敢忘也往歲詔因從子壁以引禮舍人丁內艱還鄉復取是編囑之曰此吾師所著書也歸將刻之壁頃以書來乞序詔乃憮然嘆曰嗚呼士君子之蓄德負材者必欲見諸行事而後已苟或位不稱德用不盡材則又發為文辭以垂于世將使後之人體此以行之也豈但泯泯而已哉嗚呼此固先生之志也其志既不得行之於己而又欲望之於人然則是書之刻蓋必發先生所蓄之德所負之材與夫所欲

行之志於今日也顧惟庸愚將棄所托且有忝先生所望之  
後人豈不惧哉豈不惧哉於是錄以為序復使壁刻之以弁  
其端先生諱頤字永之號味芝學者稱味芝先生其詳具  
宮保吳文定公所製墓表茲不贅

正德四年春正月既望

興國史官

勅授迪功郎紀善前

京闈鄉貢進士門人周詔拜手謹書

閒中今古卷上

陳頌永之著

傳奕善於闢佛觀其挫呪僧破佛齒可謂確然有見及其將死遺命諸子可師名教勿信妖胡之法非篤道到正者不能

國初吾鄉光福山有邵弘道先生守道儒者也亦深燭異端之弊居傍有一寺僧坐禪數年一日見於先生先生為言佛之說學其坐禪之要畢竟如此末復曉以經常之理猶日用飲食之不可缺者其僧頓悟還俗卒為善士予少聞之王夢熊前輩而失記其僧姓名夢熊親嘗聞先生說佛家之妄甚得其肯綮始終不惑蓋奕之流輩云

異端之惑人其未久矣不能悉數姑舉其一二言之晉史載佛

圖澄之學道鳩摩羅什之神爰以致石姚之崇奉然澄徒知石氏之將滅而不知其身之不可從未足以言道羅什生於龜茲未足以言神石勒姚興奉之不能怪也後之英君詎辟傾身以奉浮屠而所事又澄什之不若也何哉

朝廷厚奉刺麻糜發不貲正統末

英皇被留虜庭言者欲使其徒施之以法術未聞有一人用法術於間卒賴

天地宗社之靈

英廟德化之及使臣應對之勞

大駕以復則浮屠之法不足恃也明矣而說者猶資其力以陰翊豈不謬哉史氏之夸不足深信非止此也予特於澄什之



事而深有感焉覽者其察之

慕容氏起自鮮卑睇以庸材僭居帝位恪等以至親為太宰錄尚書行周公事時境內多水旱恪稽首歸政送上章綬睇執不容恪等乃止景泰間易

太子天下之人皆以為不可而執政大臣畧無一人明言其事倪首容嘿以遂其非向使有能如恪等頓首歸政送納章綬縱不能挽回其事亦得肆志長往奚有後日駢首受戮之慘哉以堂堂

天朝曾不若夷狄僭竊之主而得夫賢明之佐也書之以發千載一慨

五代時兩浙田稅畝三斗錢氏國除宋朝遣王方贇均兩浙雜

稅方贄悉令畝出一斗使還責擅改稅額方贄請畝一斗者  
天下之通法兩浙既為主民豈當復循偽國之法今兩浙之  
民田畝歲稅五升與加耗不過一斗官田則畝稅不一有及  
一石者倍之以耗民終歲不得食矣蓋官民之田其稅額有  
一千餘則里胥因之以作弊小民無知任其愚弄兼以豪右  
無并膏腴額輕者盡屬富家而瘠薄額重者皆在小戶諺謂  
官糧辦便無飯正謂此也天下之田未能通究其稅額之多  
少以吾蘇一郡之所知者如此使天下皆然將不勝其弊如  
或不然則兩浙之小民獨何辜哉嗚呼安得如方贄者為均  
其稅縱不能如宋之減其額合以將千餘則併作數等一可  
以杜里胥之弊一可以制豪右之強則小民得以息肩而邦

本厚矣

江南之田多有瀕江並海坍塌無遺而稅糧尚存亦有洲淤漲漸成美田而未經開科其糧稅尚存者小民多受其害未開科者大戶獨享其利竊嘗料之此等非特江南為然天下亦必有之近觀兩河之間高阜之地有被飛砂蓋沒不能種藝者低窪之處有受濁流淤漲而反成膏腴者其砂沒之地寸草不生糧稅曷從而出郡邑苦之亦嘗奏聞于

朝戶部以

國家賦稅舊額不可輕動此固然矣然是等利害恐難膠柱而鼓瑟當思所以變通之將使

國家之賦額不虧而下民之利害無偏斯為美也記之以俟

經濟者辨之

人有恒言賑濟無良法恐不然也顧任其人何如耳任得其人斯能相時行權則所行之法無不良也景泰間頒任吳興屬歲大荐米一石銀一兩餓莩載塗當時巡撫藩臬之臣止行空文督責郡邑而已莫能解其一二之倒懸竊嘗私計官倉見儲糧未十有三萬餘石請少留三萬以備不虞將六萬賑贖貧乏之甚者將四萬石以減價糶賣以次之戶先於各里訪巨室有行義者主其事嚴其禁約糶與富商大戶者罰收歲其價於府庫俟歲豐捨糶以償官庶幾公私兩得而少可活數萬之人當時守郡者執不可其後勢日益甚不得已將所儲之米俱分給六邑賑濟中間多被在官之人侵欺小民

止得虛名而已乙酉歲荒歉無異景泰時兩浙之民飢饉尤甚

朝廷命吳都巡撫事從便宜後又出內帑白金四萬兩賫送淮上賑濟頗時自江右還任道抵宿遷解后南京後府經歷魏銘克新相輿論此事設若以銀糴未不無米價益湧若就將銀分散小民豈得實惠已而各出一策互相推善其時王事有程且都憲遠在淮西不得獻計猶慮言之亦未必用相與悵快而別行至徐州已聞分散其銀事成盡餅所謂賑濟無良法謂此類也

宋都大梁汴渠發京畿輔郡三十餘縣夫歲一浚祥符中閣門祇候使臣謝德權領治京畿溝洫權借浚汴夫自後三歲一

浚始如京畿官民皆蕪溝洫河道以為常朕久之治溝洫之  
工漸弛邑官徒帶空名汴渠二十年不浚歲：堙澱其後京  
城東水門下至雍丘襄邑河底皆高出堤外平地一丈二尺  
餘自汴堤下瞰民屋如在深谷我

國朝建都北方而轉輸糧稅全仰江南北河猶宋之汴渠也  
永樂間命臣開河置閘水道通利其後平江伯陳瑄主漕運  
提督有方軍民便之歲久河道淤塞運始難提督大臣僅提  
大綱而已巡河御史等官因循歲滿交代而去有司庸更止  
於各淺鋪堆積薪草遇行運水淺之時以薪卷土作堤積水  
行舟取辦目前一遇大水此堤遂圯月積歲累土漸增堤河  
道愈淺試於各淺鋪旁觀之皆有大坑可以驗其取土之多

矣此土縱有流動亦豈能一流入于海乎每經由嘗哂其事或問子何以處之予應曰必須時濬壅滯大修堤岸以障走水底幾漕運之夫可免其財力或又謂此河下是沙土去必復壅浚之何益予謂以汴渠較之其泥沙多寡用力難易亦畧可知汴渠每年一浚此河三年或五年一浚可也或又言堤岸歲歲修補隨即崩壞予曰古人有言成大事不計小費今欲以區區之蘆葦板木而禦夫洪波衝激能無圯乎姑記此使有意於斯民者再問之予請畢其說

唐戴至德為尚書右僕射時劉仁軌為左僕射人有所訴仁軌率優容之至德乃詰究本末理直者密為奏終不顯私恩時號仁軌為解事僕射嘗更日聽獄有姬詣省至德已收謀姬

乃復取曰初以為解事僕射今乃非是至德咲而還之人服其長者正統間工部尚書廬陵周公忱延撫江南至杭州時三司官屬皆見惟有一老卒投詞訴其上忱為辨其是非老卒詞雖屈然懷憤之氣遂自趨出甫及門而復旋輒於案上自取所投之詞而出忱徐言恰又依了我的說畧不為怒衆服其有容忱凡所延歷處官吏師生未嘗究責其在否其見在者亦不使之出一面省諭守令某事當何處置某事當何處置吏員立文有潛走出亦不問今之為大臣者孜孜以送迎為事而於忱之所為畧不念及忱立徵收法以加六為率而夏稅馬草俱在其內每班運量路近遠與其耗米軍民以為便所餘積出之未以吾蘇一郡較之奚啻百萬推其贏



餘以修飾創造學校公廡橋梁道路者在在有之自是以至於今亦以加六徵收夏稅馬草或自有另徵而倉庾未聞有積出之米軍未聞有加贏於曩時其故何哉蓋法久則弊生主之者不能為之防也但忱以前代主錢穀者多不克保終未免行賄以為身謀士論以是少之然維忱者雖立心廉污不同而謀畫措置多不及焉時人擬之劉晏殆或然歟

晉陸玩拜侍中司空有人詣之索杯酒瀉置柱梁之間祝曰當今乏材以爾為柱石莫傾人梁棟耶玩笑曰哉卿良箴既而嘆息謂客曰以我為三公是天下為無人談者以為知言唐以鄭祭為相祭自言曰歇後鄭五作相時事可知自古以來不若玩祭冒居鼎鉉以致覆餗者何可勝數能如玩祭之自

知者幾何人哉故用表而出之以為居廟堂者之一鑒

沈存中筆談載李士衡為館職高麗一武人為副使高麗禮幣贈遺之物士衡皆不關心一切委於副使時舡底踈漏副使以士衡所得者籍舡底以己所得者在上至海中遇大風船欲傾覆舟人大恐請棄所載之物不爾船重難免副使倉皇投物于海不暇揀擇約及投半風息船定點檢所投皆副使之物士衡所得一無所失頃有陳給事中奉使琉球私挾高旅同往貿易奇貨回其船遇風海漂泊山島間者數日僅以身免餘船所私人之與物覆溺盡又有隣居一監生父喪在家匿而不發比在監至歷事聽選除授四川重慶府通判三載考滿復任又歲餘凡十餘載所得之物不貲造以柏木大

船載還至峽中撞鼻舌灘去其船底物皆無存大凡不順理者豈可得乎錄之以為居官之大戒

何文源蘇之吳江人也初任德州學正有一訓導不循禮法在於明倫堂不肯旁坐令設公座南向與學正並列文源任其並坐者數年始終不言後訓導以憂制去比文源以考滿赴京時訓導起復亦在京師已而寤向之所為繆妄具白其父其父時任給事中歎賞不已遂薦同給舍後文源官至江西左布政使致仕終于家近有樺庠教諭者有一訓導初來不容堂上到任乃於齋前設香按拜

闕人之度量相去如此

楊公仲舉天性淳厚寡言謹行蚤從伯兄戍武昌人化其德有

相爭毆者聞公之來自相解散曰待楊師父過去我再打爾其為人所畏服如此後受楊文貞公薦居翰林隣家蓋房簷溜滴在公家家人欲以為言公曰天晴之日多下雨之日少不必言又有隣人年始壯得一子公有一駒善鳴恐驚其子鬻之每旦徒步入

朝京師人多能道其事正統間省祭還蘇其猶子懷白金數兩入閭門被人攘去公聞之畧不動聲氣時在坐者或勸歸咎其妹或勸究問地方之人公但徐言曰他將此物何幹與客叙寒溫衆不敢復言公竟不之問景泰間以禮部尚書終于家公之德何忝於古人而言古今人不相及者誠非確論也

古今居官守廉者雖不可枚舉然究其自然廉介如楊震却金羊續懸魚之類則豈可多得乎自歷官仕途往來南北二十年間耳目所見聞者不過數人初在湖廣時識杭州張通判某大理人也其廉無與為比觀其衣服飲食僅免飢寒而已他無所好焉及來河南見叅議黃廷儀閩人也其廉出於天性蓋非一特之矯揉者嘗聞一馬夫餽以家園十大柿廷儀連取以擲其面窘辱不已自此人不敢更以私謁此猶謂其在任之日或是勉強逮其致仕而歸有一尹密以白金二十兩為贖亦固却不受此乃盛世之罕見者若都憲軒輓司寇耿公九疇之廉天下之人無不知之至於張黃二公之廉天下或有未盡知者故特表而出之以待後之韻陽秋者采焉

予友顧文之進士為人廉介養病於家者數年未嘗受人饋遺雖求文者酬以禮幣亦不納焉有歐御史巡按蘇松時崑山縣有羨餘銀歐分贈京官在鄉者四人各四百兩文之獨不受其廉如此甚為鄉人所推重崑山葉都憲與中與文之交最厚其廉介亦然巡撫兩廣過郡城蘇衛何指揮欲贈以金相玳瑁帶携至閭門語其所親者皆曰此必不受請勿與言遂不果送而還見其持一弊扇亟令人送一扇至與中不肯受所親者因言送帶之意若不受此是重絕之也勉強受之行之至白蓮善慧菴轉與一僧卒不受而去文之制行之高惜乎不及施之有為而歿士論惜之與中今為禮部侍郎其文章政事卓冠一時將必有著述其大節者予特書其一二

是亦闡幽之意歟

季文子所居雖一日必葺其與近世仕宦者不同頃見官員將滿者往：壞居舍毀牆壁市賣其木植磚瓦或以供薪爨間存一二止餘梁棟而已窓戶門槩悉皆拆去不念斯民之財力易竭有司之措辦難成亦獨何心哉願在湖庠時回家日有竹一林甚蒼翠其間後諸湖入此竹無恙否答曰豈止此竹不存到今雖舊時所居之屋不旋踵皆折毀無子遺矣因悔當時不留一交單在郡以致如此後任荊州亦栽數竹願有生意別時却寫房屋門戶窓闥并在內什物單二紙一送荊郡一留在學以此竹不可寫在上因詩一絕刻於竹節之間往歲在京聞荊人言舊居為張巖知府改造過而能留

什物具在此竹以有詩不忍伐尚存故記之於此使吾人後  
倘有仕進而交代之際當以此為法

前輩嘗言文章亦有遇不遇焉其遇也如張繼楓橋夜泊之作  
潘邠老滿城風雨近重陽之句雖三尺童子皆能諷誦其不  
遇也雖粲若珠璣鏗如金玉舉世莫能知焉豈特文章哉言  
語亦然其遇知言然若趙武聞絳縣老人之一辭則舉以為  
復陶叔向聞駿菽一言之善則遂如故知其不遇雖長言喋  
喋不能其心終日啓其聽言語文章有遇不遇如此矧富貴  
利達而可以強求乎

五代扈載文名一時王朴薦其才於宰相李穀久而朴問曰扈  
載不為舍人何也穀曰非不知其才然載命薄恐不能勝朴



曰公為宰相以進賢退不肖為職何言命耶已而拜召知制誥及為學士居歲中病卒議者以毅為知人朴能薦士永樂中王統字孟端無錫人也從成雲中知者薦之召居內閣久未得官諸閣老咸以為言

文廟雖俞允而未有成命其後閣老又言遂拜為中書舍人未幾而卒

文廟顧謂諸閣老曰我看其人無福故不欲官耳以卿等屢言故授此職乃是卿等害了他他特謂

文廟明於知人諸閣老善於薦人古人云君相不言命豈其然乎

宋梅聖俞以詩知名三十年終不得一館職晚年與修唐書

成未奏而卒士大夫莫不歎惜近時臨川聶大年詩詞俊麗  
書翰尤美亦一時之僅有者也為教官幾三十年景泰間以  
仁和教諭應

召與修宋元綱目甫至

京師尋以病卒不得登一館閣士論惜之古今文人命數之  
薄相類如此者蓋不止於斯也

昔人以虞世基虞世南兄弟比晉二陸前輩謂其為過我

朝沈度沈粲皆以善書際遇

文廟謂其為我

朝義獻公論必久而後定故記之以侗後之君子折衷焉

予幼時聞鄉先輩王夢熊言古人之文後人鮮能及古人之詩

後人或有過之者杜子美題武侯廟詩云丞相祠堂何處尋  
錦官城外柏森森映堦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鸝空好音三顧  
頻煩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  
淚滿襟近代有人作一詩忘其姓名其詩曰劍江春水綠云  
云五丈原頭日又曛舊業未能歸後主大星先已落前軍南  
陽祠宇空秋草西蜀關山隔暮雲正統不慚傳萬古莫將成  
敗論三分始終皆武侯事實殆或過於子美之作故用錄出  
以俟知者辯之

開封趙宋建都之處予每追訪古迹故老僅能道其一二之形  
似而已暨及署郡庠事見諸碑刻多宋時太學中石經皆磨  
滅破碎罕有完者間有微廟時詩文然亦首尾弗全周視齋

庶見石礎俱斷碑隱然文字在上學子因言不特此也為在  
位之人取為他用者甚衆後於延慶觀東偏道士房一石刻  
乃蘇子美所作詩曰嘉果浮沉酒半醺滿床書史亂紛紛  
北窓軒涼吹開踈竹閒看青天行白雲因錄於此以見當時  
士大夫其所著述何可勝數如此詩者不過一特之口占尚  
為刻之於石則其他大述作而為世珍重者不為後人柱下  
之石能幾何哉

少時觀黃翰壯遊錄愛其題甘露寺多景樓詩一聯有云江長  
不見水窮處山遠只疑天盡頭後嘗登樓遍觀古今諸名公  
所作皆不能及一日偶閱古今詩學錦囊有此一聯始知翰  
之蹈齋耳近於方輿勝覽中見沈存中詩其一聯曰地後日

月生時見天到江山盡處回亦警句也因併錄之

予友吳興丘吉大祐以詩名著于時予每愛其才雋而敏捷吾鄉陳士英有白紙聚扇中夾紙剪梅花一枝照之儼然可見嘗求士林逢掖數人題其上皆極構思者終不能詠得其意一日予與大祐偶過士英入門坐定士英以此扇求題童子擎揚梅盤出啖客各啖數顆大祐遽呼筆硯題曰露下銀河月上遲梨花雲裡夢醒時水晶簾在瓊樓上惆悵何由會玉肌時稱為絕倡古人七步成章觀此蓋非虛語也

宋楊文公億每欲作文則與門人賓客飲博投壺奕棋笑語喧譁而不妨構思揮翰如飛文不加點頃刻之際成數千言門人傳錄疲於應命當時以為人豪吾鄉張學士益才亦敏捷

求文者日相接踵然性亦好圍棋每與人對奕終日不勸遇  
求文逼迫則命書童預界卷軸舉筆一揮詞翰俱美莫不稱  
羨亦一代之文豪也惜乎年甫及艾而終於土木之難

天下名勝惟巴陵之岳陽樓武昌之黃鶴樓南昌之滕王閣為  
最曩予赴任荊州道經巴陵以日晚不及一登岳陽為恨黃  
鶴樓廢已久則常追尋其故址誦崔顥之詩擬賦一律以屬  
意頃赴聘江西考試官暇日問所謂滕王閣則已為吾鄉韓  
都憲用熙改創江西第一樓矣登臨之際宛然王勃記中之  
風景歷：尚在因作一律云平生想像滕王閣未識江西第  
一樓歌舞當時人去遠登臨今日我來遊西山爽氣分吟榻  
南浦涼風在釣舟塵世奔波空自老夕陽依舊水東流既而

覽古今名賢之作適於四壁其間僧晦機一絕尤為絕唱詩云檻外長江去不回檻前楊柳後人栽當時惟有西山在曾見滕王歌舞來其有餘不足之意溢于言外讀者宜味

曹參相齊聞蓋公善談黃老延慶正堂而已居次室訪以治道齊國大治洪武末蘇州知府姚善聞郡有處士王仲賓光賢招致不可得嘗詣賓家賓見其騎從在門因語之曰吾有老母在不宜虛張聲勢以驚恐之也後善造賓必預下馬徒步候其門劇談今古商確政事而退庶幾參之儔歟善以文章政事擅名一時卒著忠義之節殆亦得賢之助也予歷踐仕途見在位之人折節下士者少矜己傲物者多此其所以善政罕聞也書曰好問則裕自用則小又曰滿招損謙受益凡

有位者可不念哉

吳有三高祠祀范蠡張翰陸龜蒙之所蓋三人皆恬退高尚其風故曰三高

國初有王半軒止仲韓蒙菴公望王光菴仲俱有幽貞之德時蘇州姚知府聞其名使吏候之半軒少讀易吏問王止仲先生安在荅曰此間無有蒙菴以目青不踰中間於布簾內荅言不在皆不屑見光菴雖見而不屈已以往見知府乃親往謁焉時亦謂之三高或又謂諸三人之行為真三高其視昔之三高殆為過之姑記于此以俟識者辯焉

古人謂作史不當卹天刑人禍觀司馬而下鮮有能逃之者其故何哉豈其筆削于奪之未當歟抑亦偶然而致之歟近代



陳子樞作通鑑續編觀其答姜羽儀書言宋祖之篡位與郭  
威無異反覆辯難因其事以誅其心深合春秋之旨羽儀時  
亦有意於斯及得子樞之書遂焚其稿其立法之公槩亦可  
見矣然頌音聞舅氏王先生言舊編書匡胤奉周主為鄭王  
子樞方易奉字為廢字隱几以卧雷忽震其几厥後竟遭我  
高祖之戮後弟姪相繼淪沒世緒以絕其遺戮絕嗣也或罹於  
氣數其秉筆之際而上天彰怒以震其几豈亦偶然哉是皆  
不可曉者也景泰間學士劉儼輩疑其書法未當請釐正之  
會

朝廷有變而止記此以待後之朱子折衷焉

宋京湖制置大使趙方有言催科不擾是催科中撫字刑罰無

差是刑罰中教化時以為台言予來陽武見各色催徵無法  
稅糧軍需悉委大户官員責成而已催科焉得不擾撫字之  
心安在為法司者比：然以姑息為恩鞭笞為威刑罰豈能  
無差教化之心何有嗟夫趙方所言誰肯念哉言不見信耶  
書于此以發一笑

唐盧坦嘗言凡居官廉雖大臣無厚蓄其能積財者必剝下以  
致之如子孫善守是天富不道之家時善其言予觀古今貪  
冒者其幸而不顛覆子孫鮮有能保守之以予耳目之所聞  
見不可枚舉即其貪酷者無異雲間黃翰嘗聞其罷廣東按  
察使而歸貲產甚厚身死而骨肉未寒諸子擄竊費用殆盡  
而無遺當其在任之日以聲勢法術恐赫籠絡乎人所得不

貲將以為子孫無窮之業孰知身歿之後而不得以為己有  
乎其貪固足以為世之戒矣且其酷虐尤甚不惟徇法以殺  
人者多其於骨肉妻子之間亦肆其殘忍是以身且不得死  
殯葬而墳土未乾又被諸子發棺詳檢原其告訐死有餘辜  
為世唾罵嗚呼天之不祐惡人蓋亦可見矣可不惧哉故特  
著之以戒貪濫小人聰明才智之過人者適足以為其身之  
累也歟

昔人論時苗留犢為矯激之蘆元世祖嘗觀其圖言曰不知其  
在任生子亦肯留下否則其蘆未為中道不足以為訓也明  
矣今中年知縣王敷亦守廉之吏但前以約問詞訟至陽武  
留宿郵亭不飲忍飢渴而返比再至縣界內檢屍值歲暮

寒不挈衾具寢不解衣時稱其清潔或又言其前後之來騎  
導三十對人執刀劔又仗聲勢張甚譏其失內重外輕之道  
且未免以勞民予觀之循吏其所以著名當時垂裕來世者  
未聞忍受飢寒而致之也卓茂行己在於清濁之間古人不  
以此少之士君子立心固不可以是而自恕然俸祿乃職分  
所當有何至於忍受飢寒哉為民父母者使其政平訟舉惠  
利足以及於百姓雖簞食壺漿之餽猶子女之奉父母受之  
或可也若其無益乎民徒忍飢寒以沽名弔譽其可哉乎又  
有言數昔為學官不受生徒束修此亦今之所難者因憶吾  
蘇郡庠往年李謨訓導亦然斯時庠生李勳求改課業送禮  
幣不受自此學徒不肯行禮亦不敢以課求改風俗所尚如

此不能因時制宜是反為絕物嗚呼世之鄙夫小人較束修之厚薄以為親疎甚有專務於利而於詩書道德之訓置於於度外其視王李之行相去豈直倍蓰哉彼固不足道也王李之風雖可勵薄俗而未為中道必揆諸孔子所言自行束修之說不拒其自來不責其不至斯為可也苟使學者禮意不通則無以為受教之地在己忽然不能師資於人則亦何以進乎尸素之請乎取人者當求其真不可徇其名也併志於此俟中庸君子取正焉

宋丞相陳秀公治第於潤州極為閎壯宅成公已甚疾惟有與一登西樓而已人謂之三不得住不得修不得賣不得吾鄉李繼孟承為吉安知府以內艱回買第閭門西起造樓房甚

高敞華麗宅甫完而歿吳人亦謂之三不得言其住不得賣不得諸子分不得也古今事有偶合如此

景泰間予進志書赴京從張家灣顧駱入城中途與五六騎同行其間二三人言及江淵學士治私第工匠造作之盛每日飲食餼稍之用約費銀十兩餘予目其人皆里閭之夫雖極稱羨而亦有微諷之意予因點念宋文靖李公治第封丘門外廳事前僅容旋馬時服其儉德今江公尚侈而道路稱說豈好消息乎意其必敗果不久遭貶逐其屋遂為他人所有於乎李文饒以持相勲伐冠於當世識者尚以其致意於平泉草木為之譏貶矧功業無聞而欲務於第宅之奢侈可乎

予觀古之人臣謹始而不克令終以貽來世之譏者未嘗不為其嘆息我

朝何文淵石亨亦然文淵為温州知府有美政臨去任不受餽贖溫人為立却金亭以旌其廉亨為裨將於大同以驍勇著聲所得賞賜輒分予士卒皆為之用胡人呼為石爺；而不敢犯塞一特名振朔方文淵入為冢宰賄賂公行不厭衆心竟臺諫所劾罷任歸鄉亨入為大總兵封侯拜上公之爵招權納賄勢傾中外卒階刑獄使文淵終於知府庶幾古之循吏亨死邊陲無媿於古之名將文淵病終於家復遭掘棺之檢亨死罔圖竟連孥戮之誅嗚呼天之禍淫豈僭也夫韓魏公嘗言保初節易保晚節難併志之以戒夫保名節者

何曾日食萬錢猶嫌無下筋處其侈如此唐常璩亦務侈靡每食視庖中所棄其直猶不減萬錢我

朝文臣中富貴無踰於工部尚書吳中其衣服器用騎從之盛時莫與抗每筵宴犒賞優人之費亦不計其筭其他過侈者難以悉數當時朝野間皆能道之古今之人奢儉異尚而禍福乃有殊有應者其不幸而得乃無望之禍僥倖而免者無望之福也君子豈可以無望之福而幸其所僥倖者乎要當務其所當務可也

古人謂丈夫蓋棺事始定使其一日未死所行不善亦不得為善人蘇老泉識王介甫之姦嘗為辯姦論使介甫當此之時其身早死或流落終身不至相位世徒見其廉介未見其姦



老泉之論未必為世珍重也若是陳汝言為戶部郎中時奉命勘視江南田畝災傷按部所至秋毫無犯拳拳愛民之心溢於言外時未識其人者咸以為今之所罕見異時必致重望使其竟終於此必竊一時之譽為兵部尚書進倖於君招權納賄世莫與比卒遭籍沒身斃縲紲當其在江南也友人顧文之獨與予言其貪冒險邪此行是其矯激蓋欲以小廉而售大姦也後果如其言嗚呼知人固不易哲人能察之於微亦豈難知也哉

宋陳文忠公堯叟為樞密時一日日欲沒有中人宣召既入右掖已昏黑遂引入禁中屈曲行甚久時見簾幃燈燭莫知何處已而到一小殿已有數人先至皆立庭中殿上垂簾蠟燭

十餘炬相繼而至者丁謂杜鎬等七人良久乘輿自宮中出  
宴具甚盛卷簾令不拜外殿就坐御座設於東設文忠之座  
於西如常人賓主之位堯叟等惶恐不敢就坐上宣諭不已  
堯叟懇陳自古未有君臣齊列之禮至於再三上作色曰本  
為天下太平朝廷無事思與卿等共樂之若如此何如就外  
朝開宴今日只是宮中供辦未嘗命有司亦不召中書輔臣  
以卿等機密及文館職任侍臣無嫌且欲促坐笑談不須多  
辭堯叟乃趨下稱謝上急止之曰此等禮數且皆置之堯叟  
悚慄危坐上語笑極飲酒五六行膳具中各出兩絳囊置驛  
臣之中皆大珠也上曰時和歲豐中外康富恨不得與卿等  
日夕相會太平難遇此物助卿等宴集之費群臣欲起謝上

曰且坐更有如是酒三行皆有所賜悉良金重寶酒罷已四  
鼓時人謂之天子謂客宣德間一日忽召文臣楊士奇楊榮  
楊溥及尚書胡濙等七人時天已晚士奇等皆出惟榮猶在  
入見

宣廟於文華殿前人賜一食羅內皆金銀器皿上謂榮曰此物  
朕用意非一日卿等宜領朕意且傳語群臣明日免謝予得  
之友人張節之節之嘗處胡尚書館故聞其事古今君臣相  
遇如此嗚呼盛哉

東漢不置丞相事歸臺閣我

朝亦然永樂間胡文穆公廣楊文貞公士奇楊文敏公榮楊  
文定公溥及解學士縉等七人處內閣偕顧問時

文皇親攬乾綱春遇雖隆未專機務

仁廟臨御日雖淺而文貞文敏文定三人恩寵漸盛

宣宗雖厚老臣然叅用內宦三老未得專行所志逮

英宗以幼冲即位委任諸老始得遂其匡輔之志當時稱三老

為三楊學士薄海內外人人皆能道其姓名三楊相繼捐館

高穀曹鼎苗襄馬瑜四人在內特誦為高苗曹馬未幾老病

死亡相繼獨高穀無恙乃與陳循江淵商輅同掌機密時稱

循穀淵輅高尋以老病去三人皆遭貶逐時以

英廟復辟故也於是扶用徐有貞五人入閣有貞獨任機務極

蒙眷厚旬月之間拜為武功伯前此未嘗有也有貞文學該

博志存經濟然度量不為能優容竟為左右所擠安置遠方

時論其為翰林學士則有餘居首相則不足以其不能容天下之賢也厥後李賢等四人在內賢獨任事他皆仰成而已然自三楊輔導正統之治號為致理繼此則漸不逮焉時有議之者曰一蟹不如一記之以資東筆者之論斷

宣德間朝廷遣人江南取促織往、獲其大者以進其後停止不用竟亦不見如前時之大者豈

朝廷所好而天遂生之耶嗚呼豈止物類如此漢武帝好方士文成五利之徒出而應之好征伐衛青霍去病之流應之好策士則董仲舒公孫弘相繼而出使其能好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豈天不生唐虞三代之佐以應之乎然則人君尚亦謹其所好也夫

永樂間朝廷命戶部尚書夏公原吉往蘇松治水利其在蘇郡時有一詩僧進謁公延坐與語時公初服大紅羅袍吏兵捧茶誤覆以濕其衣公談話自若畧不介意僧出隸兵恐見責預候於門求僧解救僧令其進見俟其責入為救之公卒無一言僧嘆息而去

國朝大臣度量寬宏者推原吉為首或問比韓魏公何如曰寬厚殆或似之若其立廟大節則吾所未聞不敢強辯

國朝文臣在位日久者無如禮部尚書毗陵公濛公匡輔五朝垂五六十年為禮部者幾四十載卒以三公致政令終于家時人比之文潞公其寬厚有容似焉而其清儉之德殆有優劣知者必能別之

宋董五經前知程子之來明日先生果至先儒謂其心靜故能  
前知予昔在荊州聞 遼府長史郭汝立嘗言提督學校御  
史孫公昂致仕家居一日忽沐浴更衣拜其父母而告曰昂  
不孝不能終養某日某時昂當死父母謂其痴不之信及期  
又沐浴具衣冠拜別父母跪陳前詞莊坐而逝公巡學時頗  
見其端坐竟日身不欹側手足亦不妄動教學者必以致知  
力行為本性至孝言行不苟蓋由勉強而至於自然已造於  
誠之地惟其誠故能前知其死也劉元城先生學本於誠  
亦能前知豈斯人之徒歟

閑中今古卷下

陳頌永之著

宋時舊制三班奉職月奉錢七百驛券肉半斤祥符中有人為詩題所在驛舍曰三班奉職實堪悲卑職孤寒即可知七百料錢何日富半斤羊肉幾時肥朝廷聞之曰如此何以責廉隅遂增其俸又有一名人初任縣尉有舉人投書索米戲為一詩答之曰五貫九百五十俸省錢請作足錢用妻兒尚未厭糟糠童僕豈免遭飢凍贖典贖解不曾休吃酒吃肉何曾夢為報江南痴秀才更來謁索覓甚寃熙寧中例增選人俸錢不復有五貫九百俸者

國朝文武官月支俸米不過一二石餘折以銀鈔宣德以來



鈔不甚通行其價漸減俸多者尚可小官病之近來聞江南一省中其鈔有定數而官員歲增不常俸鈔不勻支給往往俟其闕支過期則不復與焉嘗疑前代每增官吏俸祿而我朝未有增之之令及讀二詩始悟其增也有因故用錄之縱使在下位者不敢有所譏諷而為大臣者不能為之申請而欲責其下之守廉不亦難乎

前代度僧命官試誦經以為去取

國初亦然近來一開剝不下數萬人往、影射姓名輒與度牒考試竟為虛文矣嘗聞先外祖王侍講在永樂間試童行畢有一老僧腰白金一袋以為謝却之僧固請留先外祖呵出於外而閉其門僧啼呼曰願少留以見意卒不聽其見而

去當時傳為美事往年度僧十萬大宗伯所受賂遺不可勝數其時河南劉千斤反京師涵為之語曰反賊劉千斤賍胚姚萬兩嗚呼於此亦可以觀世變矣

司馬溫公為相每詢士大夫私計足否人怪而問之曰荅倘衣食不足安肯為朝廷而輕去就耶許魯齋先生教學者必先治生理亦此意也予嘗念之顏子雖貧窶尚有田五十畝蓋當其時井田之法未廢故也後世則不然士無恒產使祿不足以供衣食鮮有以廉耻為重者近時大臣惟以治窮駝吏為能於其衣食用度則畧不念及焉嗚呼袁邵公尹河南未嘗以賍罪鞠人豈寬縱玩法者乎蓋亦審於是矣世之大臣盍亦念之哉

杜正獻公衍歷知州提轉安撫未嘗壞官員其間不職者即委以事使之不暇情不謹者諭以禍福俾之自新從而遷善者甚衆不必繩之以法也陳文惠公堯佐十典大州六為轉運使常以方嚴肅下使人知畏而重犯法至於過失則多保佑之未嘗按黜一下吏農曩者周尚書忱巡撫江南府縣官緣事曲為救護或問其故公曰此人能辦事後來者未必能勝當時士論不以為然爭相非之頃見都御史巡撫者與公所處不同官員有犯一切繩之以法下民之心雖快於一時迎新送故徒費財物而無補於事情由是知人才貴乎駕馭而後得其凡公之存心底幾正獻文惠之遺意未必盡以為私也

冗官之弊自昔有之前代亦嘗有併省之令我

朝有添設而無省員官員既衆公私俱耗然文職之冗尚猶可言武職則自

國初至今功臣世襲有增無減何者歷代軍士戰伐得功歲有陞遷適年以來大臣子弟攘竊軍功濫受武職天下衛所官屬既備無處可置往與在京衛所官銜謂之帶俸不管事其員之冗不可勝言嘗謂戶部之錢糧自國初以來其數之增者無幾而官員廩祿日加兼以工匠軍士浮冗為費不貲以有限之財而給無用窮之用倉庾焉得陳而相因乎是以凡遇水旱百姓飢饉雖蒙恩貸其稅糧而官府不免於催徵蓋非故為壅塞而取怨於下也亦以國用不足不得

不然每與所知私論及此意料當今之弊宜先革冗員罷工  
伎以節財用之流而後選廉幹之臣如漢之趙過者分理天  
下田土開闢其荒蕪搜索其隱陋以清其財用之源庶幾公  
私不匱矣惜乎當路者慮未及此而越職冒言法所不許相  
與扼腕而已

革除間蘇守姚善以俸米一石饋鄉先生俞立菴後姚守見而  
言之先生不之知也守呼送米者問焉荅云送於某處學館  
中守因問先生此為何人先生云此必錢繼忠也守問其人  
何如先生言其人有學識者守遂遣人召之不至守使問之  
曰何前日之受饋而今不肯來耶荅曰大夫有賜於士禮所  
當受召之而往見非禮也守又使人問欲見當於何處繼忠

言當於府庠相見守如期見於府庠明倫堂接以賓禮繼忠袖出一冊曰心欲所言者在於是矣守異之薦於朝甫見用而卒近有巡撫按河南者語於所私曰昔諸葛武侯隱於南陽予今往來其間不聞有其人頷聞而嘆曰天下奇才豈常有者以繼忠之才方之孔明殆非伯仲守之致、好賢聞於當時尚不屑於一見况肯輕於求售乎使世無孔明則已有則非若先主之屈身三顧必不輕出茅廬也巡撫者廼欲得奇才於輿隸之人其可致乎

唐乾元元年鑄錢使第五琦鑄乾元重寶與開元通寶或謂開通寶其錢高祖武德間鑄最得輕重大小之中叅用以一當十及為相復鑄重輪乾元與開元並行以一當五十代宗即

位乾元重輪錢以一當三重寶錢以一當二凡三日而小大錢皆以一當一自琦更鑄犯法者日於百州縣不能禁止至是人甚便之其後民間乾元重輪二錢鑄以為器不復行矣國朝自宣德以來通行歷代銅錢而開元為上等錢景泰中忽不用乾元久之及開元亦不用童謠謂因為乾元帶累開元數百年間事之偶合如此豈亦數之自然耶記之且以為作法為弊者之一警云

余家藏前人所臨鍾王諸名人法帖一冊多是吊喪問疾書簡嘗問諸前輩長老多不知其所以近閱筆談云唐貞觀中數<sup>本</sup>前世墨跡甚嚴非吊喪問疾書跡皆入內府士大夫家所存皆當日朝廷所不取者乃如此帖是近代所臨然此真跡今

時亦不可得矣

舊傳王羲之書惟樂毅論乃羲之親書于石其他皆紙素所傳  
唐太宗以石本隨入昭陵為溫韜後發昭陵得之復傳人間  
宋朝入高紳學士家沈存中言紳之子安世在蘇州石已破  
為數片以鉄束之安世死為富家得之後亦不復見其所傳  
者皆摹本也筆畫無復昔之清勁矣予家舊存一本乃後人  
所摹無疑然世亦罕見惜缺其數行屢訪求之為壽於木庶  
永其存然不可得每展翫輒為扼腕

國初趙元善長歸丹林善畫師董源頗臻其妙

高廟召天下能畫者至京師將圖畫征代功臣及

本朝將帥棧



上征代次第于十廟乃預

命各寫一幅以觀精否原極構思繪成以獻

上以其筆法麓率殺之時甚惜焉今其畫流傳人間者爭以重價購之以為珍玩其畫一也為世憎愛不同如此

中書舍人王孟端紱無錫人善寫竹筆意瀟灑動有書法論者謂其當代獨步太常卿王峯夏杲仲昭亦能寫雖極其形似而識者不甚予之孟端與先祖友善每至蘇公主吾家暇日極意揮洒不厭其多非其人則不屑予也南濠有沈姓者以宋箋一幅介朱永年求寫孟端揭其紙於壁卧其旁視之將經營意匠而為之沈適遣餽禮臣孟端是大怒擲其物於地以足蹂之顧謂永年曰將謂其為清士乃俗子也返其紙不

與寫又聞其在京時隣家寓一武臣孟端聞其吹簫之善  
寫贈一竹後武臣餽紅氍一條求再寫一枝以為配孟端令  
其取前所贈者視之而後寫武臣不解其意果持來孟端裂  
碎之還其氍不答而去仲昭寫竹遍四方不問其類之善否  
無不與所受饋遺不奇勝紀二人寫竹著名一代雖同而其  
制行各異書之以為游藝者之鑒

王維嘗畫袁安卧雪圖雪中寫芭蕉極其清致為世所稱宋時  
尚存嘗出諸內府以錢相國公丁謂之守江南留於賞心亭  
後不知流落何處而減元趙文敏公亦嘗寫其圖以贈靜春  
袁先生公三為題跋當時及

國初名人多所題詠以為寶先祖嘗購諸袁氏先祖歿為吳

邑表宰所得後歸於劉院判家往時問諸草窓先生言遭回  
祿之變喪去弗存其題詠詩文皆一時傑作先考無恙時嘗  
醉誦命頌書之箴于家每欲求善繪者圖之而錄諸作于上  
久而未能得其人輿念及此為之怏然

英廟留虜庭日李實奉使回有出使錄一冊辭語粗陋時已疑  
其言之謬妄

英廟復即寶位以實出使無狀失君臣之禮即命黜之此錄遂  
隱不敢復出于家箴使韃日錄一本乃宋理宗時鄒伸之二  
所編紹定間蒙古遣玉檄來議伐金詔史嵩之遣使報謝故  
伸之等六臣同往有是錄也其間載彼之風俗人民山川夷  
險行人艱難夷情安危生死歷、可見且言使回留汴京四

日備覽舊都宮闕制度之詳且荐經戎馬蹂踐之餘不勝離  
黍之悲惋其言次第有微蓋非實之比也予每展玩輒欲傳  
廣其傳將使為人君者見之當念夫使臣之勞苦為士大夫  
而享爵祿於太平無事之世者見之亦當有以警其心也

宋時太學屢進讜言有裨闕失如陳東之徒已載史冊者不  
道高宗南渡駐蹕錢塘愛放鵜鶘時太學生題詩四句貼於  
朝內門曰鵜鶘駝鈴繞帝都暮收朝放費工夫爭如養取南  
飛雁沙漠能傳二帝書高宗見之後不復放焉宣德間內臣  
在江南取鵜鶘其上等者曰金眼白每對價銀五兩比納中  
及送上

京道路之費奚止加倍若量其直平時一對不過直十數文

銅錢耳搖楚之下物價騰湧過於百倍矣惜時無諷者如太學生也故錄此詩以廣處言路者之一鑒

王荆公性偏而執拗揚文貞公性亦偏第不執拗耳正統間御史成規章珪輩糾劾大臣

朝廷罪之罷其官歸於鄉時規薦鄉人周綱應求賢之

詔在京規還綱以宋人送唐介詩句去國一身輕似葉高名高千古重如山分韻求士大夫作詩送之文貞疑其譏諷欲鞫治其黨楊公仲舉而聞之特見言曰此乃吾鄉人之常且其亦與其間豈有他志文貞意解綱後得縣佐竟除遠方當時謂此事若無仲舉在列則朋黨興矣又以使文貞若如荆公之執拗又何惜一正人而不為之乎

予幼時見滇南一士姓陳名謙未訪先考其人能詩善棋論及圍棋之妙因曰此雖小藝然在人蓋亦賦予有定何以知之有人終身好之而不能造其妙或不甚好而往；莫能敵予嘗因其言以驗於人信其言有理近閱歐陽公歸田錄載胡公旦常語人曰以碁為易解則如且聰明尚或不能以為難解則愚下小人往；造於精絕以此見陳公之言蓋有所據也

倪雲林元鎮極好清致嘗聞其家有清閨閣歲以白鹿紙糊其四壁每易其舊者燒灰實香鼎中取其極細故也出入未嘗不聞妙香雖在一葉舟中亦然又聞其園林中有苔蘚蒼翠可愛每遇風墜葉輒令童子以針綴杖頭挑出之不使點壞

其清雅如此故其平生所作詩畫皆雅淡如其為人其視流輩一心混於物欲迷不知省尚何暇點檢其身之外者乎

句曲外史張伯雨慕倪雲林之高尚道經無錫往見之舟泊河下人預報焉雲林即命二童子候於舟所比及中途又遣二童至及門又遣二童出候入門良久雲林甫出禮意甚謹伯雨察其故知其沐浴更衣是以出接之晚伯雨初有難色至是解焉及去雲林使人送之道路之費無不周備前輩敬賢禮士如此其至今之學者矜己而傲物未嘗聞有此風也

中竺長老湯西源退老蘇城西之蘭舍甫里趙宗文先生寓宿菴中吳中詩人數輩陪榻夜話西源出玉杯行酒東源杜用嘉失手誤碎其杯杜心不自安西源笑曰萬物有無常何必

介懷略無難色此與韓魏公吏碎玉蓋事頗相類記之以見  
西源乃方外淡然無欲不以外物經心者未敢以其壹事偶  
合於古人遂擬之以為倫也

宋時京師賣卜者唯利舉場時占得失獲厚利嘗聞曾狀元榮  
出行見舉子當三場畢占課者笑曰此秀才必不濟願在江  
西試場中觀諸卷子文辭者少駁雜者多且名數衆而取額  
有限難以去取因思舉子在外如何不去占卜同事者聞于  
言相顧一笑

古今文人應對之妙者不一晉史載雲間陸士龍日下荀鳴鶴  
彌天釋道安四海習鑿齒皆為佳對元有松大謁趙文敏公  
公在內未出門是何人答曰我是雲間人公隨應曰君非日



裡鬼許

叩虞文靖公不過題曰日日出遊知虞公之不

可諫公還視之即對曰朝來眊何許子之不憚煩皆非常  
談也併錄以發閒中一嘯

宋宣獻公綬夏英公竦同試童行有一行者誦法華經不過問  
其習幾年曰十年矣二公笑且問之因各取一部誦之宋公  
十日夏公七日不遺一字當特稱二公之善記子友海虞葉  
詵嘉言性亦善記幼特遊一佛寺回其父孟德問其曾看寺  
中碑記否對曰曾看遂朗誦之父又命其記曆嘉言讀數  
遍背誦不落一字聞者難之又嘗聞前輩言解學士縉紳在  
家時戲偷鄰居屠宰一簿乃是日遂賣肉帳其屠將謂失此  
何以取索於人甚以為憂解公過其家伴問其故屠以實告

公言我曾見未能記之取紙筆一一與寫：畢出其原簿對之畧無少差切謂曆日帳簿皆難記者二人記之非出於有心乃在於一時之偶戲則其他記誦過人遠矣故用併錄以見古今聰敏者之異於衆也如此

李方叔與其僚輩看舉人文章見其鄙野謬甚可咲不覺撫掌絕倒適范忠宣公至問其故且以實告公取其文讀之竟不言其短時稱公為厚德景泰初予至京師聞陳緝熙編修言吏部送考過訓導文章於翰林院詳定高下往有鄙甚者遂為咲談時陳學士循主院事嘗坐堂上聞有喧咲聲語其同寅曰此必是看訓導文章使人祝之果然嗚呼古之鄙夫冒竊儒名為世所笑者何可勝數豈特文章而已哉殆有

甚於此者焉若謂世無忠宣公不能優容則不可蓋有之矣  
但世不能知耳

漢元和元年詔黃香詣東觀讀所未嘗見書天順二年徵處士  
吳興弼至京辭所授官不允與弼上疏請以布衣備顧問  
觀中秘書不從竟還鄉里予嘗以此幸香而惜與弼之不幸  
然而世之人若與弼之所欲不幸而不得者有矣其幸得如  
香而又不若與弼之所欲者未必無也是豈不皆可惜哉

蘇東坡記李公擇山房藏書九千餘卷且言其嘗聞老儒先生  
欲求史記漢書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書近世人轉  
相摹刻多而易致以嘆昔之君子見書之難而今之學者有  
書而不讀為可惜也東坡又嘗語人曰近借得漢書君抄成

便是貧兒暴富也其好之之切如此近時士務舉業此外皆為無用之物至如史漢等書罕有曾經過目者也間有能讀之亦皆涉獵而已觀東坡文章引用經史所謂左右逢源豈若今之剽竊一二以為博鑒者哉

歐陽<sup>公</sup>主考試自出科場被人喧議累日不敢出門予友張節之曩在江西主考亦被下第者謗毀滿街行入鈇柱觀不敢出乙酉歲予為同考江西既撤棘有一下第者乃陳文學士之姪每於日藩臬貶議考官徇私而輕於進退兩司莫敢誰何予時與俞憲副言此人若不與明白是失觀瞻且何以息群輩俞公於是弔其所作觀之已被詩經本房一一標出其謬遂召其人共觀：及三四篇即時語塞不敢喘其息群謗

自此亦息蓋科名乃出身之階士之不得第者怨尤於上固其宜也近來歲貢補廩往亦然能自反己而不責怨於上者幾何人哉因求宋人有一詩云得了欣、失了悲挑紅李白各當時榮枯盡在東君手試問東君知不知故用錄之以為安命反己者之鑒云

東坡守錢塘毛滂澤民為法曹掾公以眾人遇之杖滿辭去是夕宴客有歌贈別小詞卒章云今夜山城暮斷魂付分潮回去 公問誰所作或以毛法曹對公語坐客曰郡寮有詞人而不及知軾之罪也翌日折簡追回留連數月每預文酒之會澤民因此得名葛常之韻語陽秋云東坡喜獎與後進有一言之善則極口褒賞使其有聞於世而後已故受其獎

拂者亦踊躍自勉樂於進修而終於令器近時公卿大夫則不然以文章詞賦為餘事間有一二好者又多徇名遺實其在高位者則卑禮厚幣求之以觀美且為先容之地有滂之在下者則號召而命之稍合其意則稱美於一時意有不愜則倖；然形於色辭欲望如裴晉公之厚饋皇甫湜幾何而不被其箠辱也哉若有片善而望於薦拔為尤難也蓋黜陟之柄專於吏部亦不肯以忤彼之公而分彼己之權往；從而沮尼之是以賄成者載而塗守正者退處也往時大司徒年公富建言進賢退不肖進退方面二三大臣眾論以為至公者也王天官特叅奏其專權選法欲加重辟類

英皇素重年公故不加罪然亦不從其言後吏部進退卒如年

公以司徒公之忠直所進退者又皆在顯位善惡非難知吏部尚不容而欲加之以罪則其他散官卑賤欲望如古者薦賢為國者慊、言之必欲成就而後已其可得乎

張南軒論祀岳當築一大壇於山下望山而祭今立廟宇已為不經塑為人像又配之以夫婦其褻瀆甚矣陳北溪謂泰山封帝儼然人形且立後殿不知又是何山配之為嬾近代無錫謝子蘭與常學教諭盛昭書論土地夫人其亦南軒北溪之遺意也今之學者鮮有知淫祀之非間有知者亦不能痛革其弊頌常過曹州、之同知張浩滄州人也深惡異端之說於境內菴院折毀殆盡他處僧尼俱發遣出諸境外土人私自落髮者悉令還俗及毀淫祠不留一所州有城隍廟載

於祀典不可廢也以舊有夫人像浩謂於衆曰是詭頭詭臉者何有於夫人哉命掘一大坑埋之又嘗立三大碑於州前一載 國朝

太祖祭四瀆五岳止用山川之名革去封號以明

聖斷高出於前代一載傳奕以來闢異端之說一自為文以示禁戒斯亦今之鮮有者也故為著之

宋孔道輔為寧州軍事推官有蛇出天慶觀真武殿中一郡以為神州將帥官屬往拜奠之欲上其事道輔徑前以笏擊之碎其首觀者初驚後莫不嘆服成化間黃河遶有龍生一卵在葦箔中大如升許漁人得焉一商人以數疋布易之送於官置諸延慶觀居民異之觀者如堵時盧龍周斌國用知開



封府以其惑亂人心擊碎之中有包含碧水餘無所有數日  
後俄有大風揚沙結成黑塊自觀中起勢甚猛拔戾前兩木  
從東北去拔都司前一大木旋繞布政司左布政章繪衙門  
有棲拽去棲之後半間樓上有一大銅盆亦從空飛去久而  
後墜其後繪被末傑侍即考黜斌擢陝西參政去禍福有定  
不可惑也故併記之以俟識者辯焉

宋間樂先生陳伯循在太學與了翁善一日同集宗室淄王府  
中有雁陣過相戲曰明年魁天下者中一箭當首雁伯循引  
弓射之一矢中其三伯循咲曰公其後榜耶了翁曰然當為  
公代明年徐鐸榜果以第三人登科三年了翁登第亦第三  
人皆為昭慶軍節度使掌書記因題便廳為射雁堂玉峯葉

與中興張敬之輩未第時於葉門外閑行有曾張水濱相與戲曰人各三舉得大魚者當躋顯位葉連得大魚馬後累仕至吏部侍郎賜謚文莊

宋盛文肅公度豐肌大腹丁晉公謂踈瘦如削梅學士詢性喜焚香竇元賓漢宰相正固之孫為館職不喜脩飾經時未嘗沐浴時人謂之語曰盛肥丁瘦梅香竇臭

國朝羅汝敬馬鐸同在館閣嚴冬近寒之時羅不帶煖耳馬鐸不穿擅鞞時人戲之曰騾耳馬足古今學士大夫事有可笑者如此

于司馬謙俞司寇士悅偕其寮佐一日偶會坐司寇侍郎戲司馬侍郎曰于公為大司馬公非少司馬乎司馬侍郎即應之

曰俞公為大司寇公則少司賊也舉座為之絕倒此與安元  
獻幕下士王琪張亢戲謔相類亢体肥大琪目為牛琪瘦骨  
立亢目為猴二人以此相譏請琪嘗朝亢曰張亢觸人成八  
字亢應聲曰王琪望月叫三更士大夫善於戲謔可謂閨中  
之一噓故用錄之

晉阮籍史稱其孝其母終特與人圍棋對者求止籍留決賭阮  
而飲酒二斗舉聲一號吐血數升頃曾祖母之弟嚴文昌先  
生亦喜圍棋一日過施孟霖家對奕間家童來報其母亡言  
阿媽死矣先生下一子即云阿媽死矣竟局僮又言之乃慟  
哭而還時議者以為阮籍之流然籍之對之求止而籍留決  
賭豈得為至孝先生蓋用志在棋雖聽而不聞為有異也志

此以見凡百玩好皆能害德不可不慎焉

晉人謂酒有別腸斯言如戲然亦有可疑焉觀古今之人其善

飲者過數斗而不醉不善飲者涓滴不能容雖其性使之然

然其腸胃之間何相去之若是哉豈特酒為然於茶亦同晉

王濛嗜茶過其家者人謂其遭水厄予友朱明仲嗜茶一飲

輒數椀於酒則畧不沾唇人至其家亦被其勸茶每為滿腹

馬又晉王忱嗜酒一飲連月不醒每嘆三日不飲便覺形神

不相親予性不喜酒頗亦愛茶然亦不如明仲愛之之極頃

來河南居人以酒為禮而罕得佳茗每日飲三兩椀則覺神

氣清爽或時不得則手足頭目皆重是以知王忱之言為信

而酒有別腸之說或有可取也姑記以俟識者辯之

宋仁宗嘗中夜思燒羊戒勿宣索恐膳夫自此戕物以備不時  
之需時皆督其有愛物之仁俞司寇平生好食太宰為浙藩  
恭政時行部至吳興天日已晚問左右有牛肉賣否皆答曰  
有及出買之不可得有司曲於奉承旋宰一牛以進其肉至  
今以為口實是雖有司者之諂媚而俞公不之知然凡為人  
上者要當以仁宗為法而以俞公為戒不可以徇口腹之欲  
而戕殺物類也

予鄉人王伯讓嘗與予言吳中名門如某某家製造飲食調和  
滋味各臻其妙是非為某賓客者素嘗飲食之人亦只嚙嚼  
而已鮮有能別其味之美而知其用心者也若子輩之為文  
章使讀之者不知其妙處則亦口誦過訖而已伯讓本非知

言者因論飲食而有及於此則其言豈可以廢之哉故予每稱之以曉夫學者嗚呼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飲食豈持可喻文章而已哉

南北風俗不同而食性亦異南人尋常客至則以茶相款北人客來便飲以酒予抵河南見土人飲酒不喜小盞連進數碗始以為快初甚駭之後較其酒味則甚薄不爾則不能多飲若此也予性不樂飲若被人勸勉強數杯便覺腹滿以為不多飲好茶土人笑予言以為吃此苦水何益又不若薄酒多酌幾盞為覺熱鬧此皆食性之偏也不特此耳其於烹飪調和之節亦多有異宜者古人謂天下之口皆相似也豈其然哉

宋時龍團小餅蒸茶君謨所製最為絕品凡二十餅重一斤其價直金二兩當時以為金可有而茶不可得也今江南重茶上品茶牙每斤價銀不過二三錢北方之人聞其價尚以為多疑而不信使其聞龍團之價能不吐舌而走乎此而記之以見時俗之異尚

筆工之良者莫如吳興在元有陸穎

國朝則有王古用趙子昂精於書法其所用筆皆出自穎然每日攻書自小楷至於行草輒用一枝其後見召將行有父老贈數筆每一筆用數年不禿後詢其故乃於舊筆中選其兔毫之勁者所製蓋老将之練卒久戰而不敗也予先考海樵先生嘗命家人收藏舊筆兔毫筆幾成大束矣有王用

良者頗維母之從兄也過而見之投於河先考聞而嘆息者  
久之其時尚不知其為何用以今始知其欲選用舊筆毫也  
記之以示製筆者

開中今古卷下終



味芝先生吳中稱德與文學必先生為首先先生多歷練達當  
集事有可勸可戒者仍以今而契古則援証之非汎泛道聽  
塗說聞之孟浪也號開中今古先生歿其門人

國史周希正先生弟希善已刊行矣使人讀之可見先生存  
心教人言必不忘斯集也乃其心德之一端若詩與文冲雅  
可法後學尚引領以望刊也

正德四年四月一日沈周題

右閣中今古一書成化初味芝陳先生分教陽武時所著其  
字精覈其辭詳當先生原釐為上下兩卷總計八十一條參  
弱完即得觀於里中朱遙民家惜其未有刊本嘗手錄以歸  
無幾何併遺民本逸去於是不復再觀頃歲友人周引禮德  
瑞持其世父紀善公所藏本刊梓恐其繕寫之謬乃謀於參  
相與三復讎校然後刊而行焉於乎是書之刊不特見紀善  
公篤於師弟子之誼且以徵吾德瑞嗜乎文學之勤覽之者  
尚當以是而興起焉耳

正德己巳四月晦日後學邢參謹書